

文艺演唱节目

羊 案

湖北人民出版社



1236.63

內 容 提 要

貧农社員陈春林，是民兵排长兼生产大队治保主任，階級路綫鮮明，立場堅定，因为对四类分子管理很严，深为敌人所恨。地主分子曾金良，利用陈春林的猪吃了貧农社員曾广山的菜而被打坏腿的事件，先用从陈春林家借来的绳子勒死曾广山的老母羊，嫁祸于陈春林，后又用宗族关系煽动曾广山对陈姓干部的不满，企图在人民內部制造糾紛和混乱，达到階級报复目的。后經生产队党支部書記陈宗文的耐心深入調查，終于破案，将地主分子曾金良归案法办。戏中批判了曾广山的敌我不分的錯誤思想，又歌頌了陈春林这样的立場堅定的好干部。

羊 案

吉 学 沛 原 作
枣阳县人民剧院
花鼓剧团集体创作
翔 云 执 笔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20×864 毫米 $\frac{1}{32}$

印张： $\frac{7}{8}$

字数：11,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数：33,001—63,000册

統一书号：T10106·513

定价：(5) 0.07 元

羊 案

(戏曲剧本)

吉学沛原作

枣阳县人民剧院花鼓剧团集体创作

翔 云执笔

时间：春天。

地点：某农村。

人物：

曾广山——男，贫农社员，三十岁，外号“火三王”。

曾金良——男，地主分子，五十多岁。

陈春林——男，贫农社员，二十七岁，民兵排长，
兼生产大队治保主任。

陈宗文——男，贫农，四十岁，陈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

陆桂兰——女，二十四岁，春林妻。

王白英——女，曾金良的老婆，四十五岁。

民兵甲、乙。

第 一 場

〔鸡啼，东方发白，在轻快的音乐声中，幕启。外有咳嗽声，曾金良慌慌张张地从羊栏里溜出，匆匆下。少顷，曾广山从内院搂一把干草，打开羊栏，一望，惊呆了！手里的干草落地。〕

曾广山：哎呀呀！老母羊怎么死啦？（进羊栏内看，心里憋着一团火地急出）是哪个黑心货把老子的羊子勒死了呀！（唱）

一声炸雷当头响，

是谁勒死我的羊？

眼发黑来脑发胀，

熊熊怒火烧胸膛……（跺脚大骂）

奶奶的，你使阴坏下毒手，有种的站出来嘛，我曾广山要是眨眨眼，就不是“火三王”，奶奶的……

曾金良：（假装拾粪背着粪筐，躲在树旁暗中偷听，听到曾广山骂“奶奶的”，他那姜黄脸上一阵抽搐，忙装着假殷勤地摇晃着走近广山跟前）大清早，你骂啥哩？

曾广山：（不理睬地，仍跺脚大骂）奶奶的，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躲在人背后放冷箭……

曾金良：（近羊栏看，假作吃惊状）哎呀！这……这羊怎么……这是谁这么欺负人呢？这世道还有没有……

曾广山：（仍大骂）操你个奶奶……害人的。

曾金良：（觉得听不入耳，广山的句句骂声都像骂着他的）唉！广山，依我说，骂人好似风吹过，顶个屁用，还是别骂了吧！

曾广山：谁不出来作交代，老子还要骂。我“火三王”不是泥巴坨子任人捏的……

曾金良：（假劝）常言说得好：“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一只羊子，能值几何？要是为这惹下祸来，那可划不着……

曾广山：照你这么说，我就算了不成？哼！我“火三王”就是个硬汉子。我怕惹啥祸？

曾金良：你骂来骂去，倒是骂的哪个？

曾广山：谁勒死我的羊，我就骂谁。

曾金良：你呀！真是欠火……

曾广山：（反感地）你说我？……

曾金良：依我看，还是算了吧！剥剥皮吃点肉
拉倒吧！如今这世事，还是软一点的好。

曾广山：我不能跟你一样。告诉你，谁想在我
“火三王”面前垒窝下蛋，那是妄想……

曾金良：唉！侄子呀！你没想想，咱们姓曾的
户小姓单，能惹得人家吗？（唱）

侄子你睁眼看一看，
姓陈的干部掌大权；
咱姓曾的户小姓又单，
受人欺负也难免。
低头就因屋檐低，
宰相肚里好撑船；
只要姓陈的当干部，
“火三王”你能戳破天？

你惹得起人家吗？

曾广山：（暴躁地）天王老子我也不惧！

曾金良：（冷笑）嘿嘿，你这话呀，只能吓毛虫！

你瞧瞧，个个干部都姓陈，你能不惧？

曾广山：管他姓陈不姓陈，哪个站出来，我就
跟哪个拼！

曾金良：你这就差了。冤有头，债有主呀！

曾广山：（猛被提醒，抓住曾金良）你说的是谁？你知道？快告诉我……

曾金良：（一惊，见广山放了他，就摇晃着脑袋慢悠悠地说）你得动脑筋嘛！我的好侄子。人家为啥勒死你的羊？想必是人家仇恨你；人家为啥要仇恨你？想必是你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唱）

人家勒死你的羊，
只因仇恨在胸膛，
他明处给你笑脸看，
暗地给你放黑枪。
侄子你做了对不起人的事，
这要前前后后想一想：
他量你吃亏不敢闹，
打击报复你要多提防……

曾广山：我做了啥对不起人家的事呢？

曾金良：你个铤杆子脾气，得罪人的事还少了？

猪子吃你的菜，你都不放过门……

曾广山：（有所悟地，一惊）是他？

曾金良：（冷笑）嘿嘿，人家一来是干部，二来手
里有枪。量你闹到天边，你也占不到一个
小钱的便宜……

曾广山：（气得脸色铁青，两眼喷火，牙咬得格蹦蹦
响）奶奶的，你不让老子活，你也活不成。
（急转身进屋拿出矛子枪冲下）

曾金良：（望着广山的背影，得意地奸笑）嘿嘿！（唱）
我这里轻轻把扇搧，
他那里七窍冒火烟；
兴风作浪搅混水，
我再到黄鹤楼上看翻船。……

哎呀！绳子还勒在羊颈上，得赶快去把它
解下来。

〔曾金良急忙走进羊栏，正要解绳子，忽听
陈春林喊：“广山哥！广山哥！”由远而近，吓得曾
金良急忙走出羊栏。

曾金良：哎呀！人来了，来不及解绳子了，真
出鬼！（急下）

陈春林：（身背着米袋上，放下米袋）广山！广山！

〔幕后传来猪的嚎叫声，曾广山提矛子枪冲

出，与陈春林相撞。

陈春林：广山哥，怎么一早就跟猪生气？

曾广山：（火冒三丈地）问你自己！

陈春林：（不解地）敢情是我的母猪又钻进你家菜园里了？

曾广山：没钻进我家菜园里，我也要扎死它。

陈春林：（笑）广山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唱）

上一次这畜牲啃了你的菜，
你狠心把母猪的左腿来打坏，
随后我赔钱道歉请求你谅解，
今天你又打它为着何来？

难道赔钱道歉还不够吗？

曾广山：（唱）男子汉大丈夫坦白心怀，

母猪腿本是我广山打坏，

你为这才对我打击报复，

使阴坏下毒手该是不该？……

哼！打击报复我，暗放冷枪，算个什么干部！

陈春林：咱们都不许卷着舌头说话……我啥时候暗放冷枪，打击报复你了？

曾广山：哼！蛇钻窟窿蛇知道。这问你自己。

你以为你是民兵排长手里有枪，我就怕你了？（用力抖动着矛子枪）你要有种，就站过来！

陈春林：你也欺人太甚了，我就站过来，你能把我吃掉？（便大步走去）

曾广山：（扑上来，不敢用矛子枪扎，却倒转过来，抡起枪杆就打。春林一闪而过，广山又是一杆子打来，春林一伸手就抓住枪杆子，广山暴跳起来）你……你撒手……

陈春林：你……你这算啥话哩？瞎胡闹嘛！

曾广山：你报复我，反说我胡闹？

〔广山气极，丢下矛子枪，拾起一块石头，欲向春林掷去。幕后陈宗文大喝一声：“住手！”广山的手慢慢缩回来。〕

陈宗文：（手持粪筐急上）都给我住手！（严厉地盯问陈春林）怎么回事？

陈春林：问他吧！我到现在还糊涂。

陈宗文：（夺下广山手里的石头）“火三王”的脾气又发啦？有啥说不清的，非动刀枪不可？

曾广山：他欺人太甚！

陈春林：谁欺负谁？你开口骂，动手打，我还手了没有？

陈宗文：别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曾广山：（跑过去，拉开羊栏门）你看，就为这事。

陈春林：（忙进羊栏内，惊叫）羊勒死了呀！

陈宗文：（忙进羊栏内，惊叫）羊勒死了呀！

陈春林：（从羊栏里出）这是谁干的？

曾广山：说有啥用？反正咱们姓曾的户头小，活该受人欺负！

陈春林：你……你越说越歪了。

陈宗文：（从羊栏里拿出根旧麻绳急出）这勒死羊的旧麻绳子，像是你家里的吧？

陈春林：（拿起绳子看）这中间结的是个麦穗子的疙瘩，这边还断了一股……

陈宗文：我背柴禾借用过多少回了，这断了的一股还是我来手续好的……

陈春林：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曾广山：（一听火更大了）你别狗头上长角——装佯（羊）！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

着的吗？我打了你的猪，你才勒死我的羊，
我要上法院去告你！（急下）

陈春林：（冲着广山的背影）你……你別血口噴
人……

陈宗文：广山，慌什么？有问题咱们来解决嘛！
（急追下）

陆桂兰：（上）陈書記和曾广山两人干什么去
了？……

陈春林：桂兰，你来得正好。你来认认这个。
（递绳子给桂兰看）

陆桂兰：（接过绳子一看）这是我们家的。是不是
曾金良还给你了？

陈春林：（立即警惕起来）什么？曾金良？

陆桂兰：是的！（唱）

腊月初三近黄昏，
曾金良捆柴禾断了绳，
他老婆向我把绳借，
我本想不借难却情。

陈春林：谁叫你借给她？跟地主往来，你还是
不是个貧农？

陆桂兰：只怪我当时粗心。

陈春林：你粗心不打紧，有人用这根绳子勒死了“火三王”的羊子，“火三王”说这根绳子是我们家的，就一口咬定是我勒死的。

陆桂兰：那他诬赖不上的。冤有头，债有主，曾金良借了我们的绳子，一直没有还嘛，怎么能说是我们勒死了他的羊子呢？走，我们找曾金良去。

陈春林：先不忙去找曾金良，跟陈书记合计合计再说。

〔陈春林与陆桂兰同下。幕落。〕

第 二 场

〔当天下午，二幕前。〕

王白英：（上唱）

我名叫王白英，
丈夫金良他姓曾。
只因队里活路紧，
借故请假去探亲。
可恨干部们管得狠，

超过假期要批评；
没办法只好回家门，
累得我腰酸两腿疼。
揉揉腿子忍住气，
找个机会再出门；
任你制度怎样紧，
岂能管住我王白英！（下）

陈宗文：（拿扁担上唱）

日落西山放霞光，
为了绳索到处忙；
访过陈三和二婶，
问过东头曾大娘。
蛛丝马迹已查明，
证据确凿好开腔。（圆场）

〔开二幕，曾金良家里。〕

陈宗文：谁在家里？

王白英：（从厨房边擦手边上）哎呀！是陈书记呀！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请坐，请坐，快请
坐！

陈宗文：（环顾四周）曾金良呢？

王白英：（应承地）不在。哎，陈书记，我前天不是给队长请了假吗？刚刚探亲回来。金良一定是下地干活去啦！（唱）

这都是你们干部领导好，
浪子回头金不换；
金良他时常对我说，
要争取当个好社员。

说实在的，他现在跟过去大不相同啦。哎，陈书记，抽烟？嗯，你找他有事吗？

陈宗文：没事儿，我是随便问问。

王白英：噢，天快黑啦，他就要回来啦！哎，说句良心话儿，共产党可真算把他改造好啦！

陈宗文：（不以为然地）嗯，嘿嘿嘿！

王白英：（逢迎地）啊，哈哈！书记，你坐坐，我去做饭去，就在我家吃晚饭，没有什么好吃的。

陈宗文：不，（扬扬手里的扁担）我还得去给五保户担柴禾，缺根绳子，刚才听春林家说，你借了她的绳子？

王白英：是，有这回事。

陈宗文：那你就找来我用吧！

王白英：哎呀呀，你看我呀！记性多不好。看看，还是上月借的，到现在还没还，还要陈书记来拿。

陈宗文：哎，那没什么，你快找来，我要走啦。

王白英：行，那行，书记，你再坐一下，我去给你拿来。咳！耽误了书记的工作！（忙下）

陈宗文：（背白）绳子还在她家吗？

王白英：（焦急地上）哎哟，我的天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放在案板下面，怎么不见了
呢？

陈宗文：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放到别处去了？

王白英：哎呀！陈书记呀，可真耽误了你的事，对不起！这……哎，一定是金良手快，把它放到哪儿去了，我再去找找。

陈宗文：（心生一计）来，我来帮你找。

〔二人同时找绳，陈宗文乘王白英不备，从腰里拿出绳放在地上，复又捡起。〕

陈宗文：哎，你看！这根绳子是不是？

王白英：（拿过绳子一看）是的，是的，就是这根绳子。

陈宗文：（进一步地）认清楚呀！可别错还别人啦！

王白英：错不了。（唱）

就是这绳不会错，
上面的记号我记得确，
打的一个麦穗结，
长短总有一丈多。

陈宗文：这么说，这根绳子肯定是陆桂兰的啦！

〔这时，曾金良挑着箢子站在门口惊呆了。

王白英：看你说的，是我亲手借的嘛，咋会……

曾金良：（抢上一步）错啦！（狠狠地瞪了王白英一眼）你认识这绳子吗？春林家的绳子你不是……

王白英：（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哎……我……我没有还……

曾金良：（在陈宗文身后对着王白英挤眉弄眼）不是早就还了吗？

王白英：（随声附和）啊！……早就还了？是还